

普陀洛迦新志

第一冊 德厚題答
卷一二

普陀山典籍

普陀洛迦新志

德厚題

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

普陀山典籍

普陀洛迦新志

德厚題

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

序

余秋雨

中華文化能够成爲人類所有古文化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化，原因很多，其中有一個獨特的技術原因，或稱之爲「史志傳統」。不管什麼朝代，一切重要的場所、事件，都會有人記之于文字，供後人閱讀。後人又會把這一傳統延續下去，一代又一代地連綿成歷史。于是，中國的名山名水不再僅僅是一種地質結構，而總是蘊涵着一種不可切斷的歷史靈魂。

這種情景，在其他古文化中并不多見，以前我到印度、尼泊爾等地考察佛祖釋迦牟尼的生平行迹時發現，當地許多遺迹的發現和論定，主要依據竟然是中國唐代高僧玄奘寫的《大唐西域記》。這證明，正是玄奘身上浸潤的史志傳統，讓茫茫大地浮現了佛教傳播的脚印。

普陀山作爲中國的佛教勝地，當然也保持着這一美好的傳統。從公元七世紀開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文字記述豐贍，其中還不乏名作。到了公元十四世紀中葉，出現了第一部系統的山志《補陀落迦山傳》（即普陀洛迦山傳），作者是龜茲（今新疆庫車）盛熙明。至了公元十六、十七世紀之交，即明萬曆年間，有兩次修志之舉。修志最有規模的是清代，從公元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三度修志，內容比從前充實很多。從公元十九世紀到民國年間，這一事業仍在延續，例如祝德風編纂的《普陀全勝》就很著名。由于視野更爲開闊，方法更趨實證，整體水準不讓前代。

這樣，在人們眼前就構成了兩座普陀山：實在形態上的普陀山和文書形態上的普陀山。

實在形態上的普陀山當然更爲重要，一切相關文書祇是對它的記述；但是，如果沒有後者，裊裊香火便難于接通古今，千年銀杏便不知來去身世。連年年月月的海潮起落，也會顯得寂寞。

文書形態上的普陀山如此重要，然而，它却不像實在形態的普陀山那樣巍然屹立。歷史的禍殃、人間的離亂，最容易造成卷帙的毀壞和流失。至公元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普陀山本島已經失去自己的文書形態。

好在，佛佑勝地，有關普陀山的史志資料畢竟還存在世間。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舟山方長生老先生等遍訪全國各地圖書館、藏書樓、蒐集相關資料，後來又從日本東洋文庫復印來國內已經遺佚的相關文籍。現在，這些文籍已獲得空前完整的集中、保管和整理。爲了更有效地保存和傳揚，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決定匯輯出版，流布于世，這就是現在這套《普陀山典籍》。

我想，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神聖的普陀山因此而會更加走向文化意義上的厚重，中國佛教史因此而會增添一頁重要的參證，遠近信徒因此而會感受一種自古至今的精神脈絡。

是爲序。

普陀山典籍編輯委員會

顧問：余秋雨

主任：蔣寶華

副主任：薛劍波

委員：徐智忠 周開龍 章毓法 鄔振剛 方牧

淨旻 方長生 王連勝 李永飛

策劃：周開龍

編輯：翁德康 何志敏 張堅

設計：趙海平

普陀洛迦新志卷首

序一

釋迦入滅。以金縷袈裟。付摩訶迦葉波。迦葉奉衣。住雞足山。以待慈氏。據奘師所記。屈屈吒播陀。此言雞足。亦名寔盧播陀。此言尊足。在摩竭陀國。莫訶河東百餘里。道里明白如此。乃今雲南賓川之境。有雞足山。亦以爲卽迦葉傳衣示寂之處。著之山志。華嚴末會。鞞瑟胝羅居士告善財言。南方有山。名補怛洛迦。有菩薩名觀自在。奘師所記。爲布咀洛迦。在南印度。秣羅矩吒國之南。秣剌邪山之東。道里明白如此。乃今定海縣東海中。有普陀山。亦以爲卽補怛洛迦。觀自在菩薩說法之處。著之山志。然則記可據乎。志可據乎。曰。是有說。地志者流。出於山經。禹與伯益。主名山川。量其道里。遊方之內。此其職也。至於華嚴法界。毘盧法身。超情離見。不在此類。卽人卽法。卽依卽正。毘盧之法身也。自他無礙。一異無礙。華嚴之法界也。卽人卽法。法之所在。佛之所在也。卽依卽正。佛之所在。土之所在也。法外無佛。佛外無土。觀自在外無此。

山。此山之外無東土。無南印度。可也。自他無礙。則此山之在東方。與此山之在西方。無礙也。一異無礙。則西方有此山。東方有此山。乃至餘方亦有此山。亦無礙也。非自非一非異。則此方之山。非補怛洛迦。非在西方。乃至非在餘方。亦無礙也。事事無礙。法界性也。普賢偈曰。如於此處見佛座。一切塵中悉如是。佛身無去亦無來。所有國土皆明現。然則古記之文。與今志之說。爲同爲異。孰爲可據。又不足論也。抑余之感於茲志。雖足僻在微外。普陀介在海中。開山皆晚。而普陀當海通之後。市舶上下。在昔運池望洋而歎者。乃今凡夫拳裳可涉。獨雞足百年以來。日以榛翳山之顯晦如此。然則時節因緣。固有在歟。余家鷲衛。與賓川同直雲南之西。而閉關千里。雖無風濤之憂。亦有泥塗之苦。然民國初元。猶得從容解兵。宿山中者旬月。然後去。比居海濱。普陀一水。朝發夕至。而數歲之間。未得一往。故亦不能無感於時節因緣之說。雖足之志。草創於錢邦芭。修飾於范成勳。自茲以後。遂無繼者。余與趙介庵師。常因遊覽。別爲小志。補其闕略。屬稿初定。訖未刊行。普陀山志。自清康熙迄道光。凡三

修焉。今相距僅百年。開如了餘兩師獨發弘願。延邑儒王雅三學博從事纂修。書成寄京師。屬余爲序。余於此山。無一日之勤。又罕聞法要。誠不足以敘茲志。而因緣遭值。重違兩師付囑之意。得援法界之旨。稍解世俗之諍。并爲雞足發凡。挂名簡牘。亦不可謂非幸也。

中華民國十二年冬勳三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綬嘉禾章雲威將軍上將銜陸軍

中將農商總長騰衝李根源謹序

序二

此序專說張本
迹顯之緣起。

吾人一念心性。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隨迷染緣。則背覺合塵。輪迴六道。極之則永墮阿鼻地獄。而心性無減。隨悟淨緣。則返妄歸真。趣證三乘。極之則圓成無上覺道。而心性無增。然在凡夫地。若得聞佛名號。及甚深經義。斯時菩提法潤。已納入識田中。其始雖漠然不自覺知。果能不自暴棄。極力擴充。繼則由涓滴而溢觴。漸至泛舟。以及滔天。終必直趨薩婆若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微證卽心本具常住不變之妙真。

如性從茲又復由本垂迹。帶果行因。俾得燈燈相傳。明明無盡。豈不偉然大丈夫哉。法華經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緣之時義大矣哉。予自弱冠。卽讀佛經。彼時但欲剽竊文義。作詞料用。於民國二年。始歸心淨土。以期出此火宅。入彼珍池。周知觀音大士爲蓮邦導首。而復現身塵刹。隨機利生。又與娑婆因緣最深。其應化之迹。在浙江普陀。於是遂動朝禮之念。然尙未有行期也。後以報讀印老法師文數篇。提倡念佛。勸勵敬心。不覺深洽予懷。而正中吾病也。病在不且不作今白發。乃一心願見。於十一年促裝就道。造山拜謁。以禮觀音疏呈師。深蒙許可。且不待請求。而以心仰之文鈔持贈。儼非夙緣所迫。何至契合如是耶。隔日下山。師更以大士頌相委。予亦自忘固陋。豁然應承。夫山志加修大士頌一篇。師蓋懷之數年矣。以度生心切。問道者多。未遑秉筆。而吾邑佛學同人。數年前曾囑頌普門感應。予畏用心。託故謝之。乃今竟承師付囑。終以文章報答大士。而慰同人之望。其因緣又寧可思議耶。初輯經文。暨感應事迹。歎其浩如煙海。不知從何處下筆。數得師訓。

曰期徧界流通。同沐慈化。曰令法界衆生。同種善根。同生西方而後已。曰令閱者由歡喜而得生善。破惡入理之益。不覺恍然悟吾師之語。卽大士之心。夫大士功德。普賢菩薩不能測其一毛。何能頌窮鄉僻壤愚夫愚婦莫不耳大士名。奉爲慈母。何庸頌此之頌者。不過借大士本迹以訓世化俗耳。頌首契經。次感應。先本後迹也。經中修證本中之本。應化本中之迹也。感應中示現類由本垂迹。救苦與樂迹中之權。弘法攝生迹中之實也。結後十心。勸進行者。由迹返本也。復次感應類首示現者。我輩背覺合塵。以心性爲耳目之奴隸久矣。凡見聞所不及者。每視爲子虛烏有。不信法身常住。有佛菩薩。亦不信法身流轉。有因果報應。死後斷滅之見。其禍不可勝言。故以大士示現警之。欲人毋辜佛恩。毋負己靈也。次救苦與樂者。我輩歷劫迷妄。縱知心爲主人。身如傳舍。而我見必不能頓空。然向外馳求。業復造業。如抱薪救火。只益自焚。一念回光。將心轉業。形端影直。所謂自求多福也。次弘法者。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犧牲文繡。庸足自豪。以佛法而祈福報。明珠彈雀。智者惜焉。故退世閒法。進出世

法而修行莫簡於持名成佛莫易於生淨故以攝生終焉此循循誘人之微意亦卽宗楞嚴圓通章先示現繼救苦滿求而以得大涅槃爲歸之旨也正文并註共三卷後附經證一卷脫稿卽呈印師鑑定蒙許可後乃敢作爲定本辭雖譚陋然於欲究大士本迹感應者不無小補願三寶加被俾讀者悉能信而行之則直達樂邦不遊三界徹證自性常住寂光矣然大藏經教如標月指世俗秕糠詎足當明眼人一顧而聲論宣明如來懸記景仰大士者固不得以凡庸之文遂置之不觀也故予以此初則寓緣於大士既乃結緣於印師終或以大士之緣普徧流通於天下後世則燈燈相傳明明無盡庶可滿大士度生之願而區區纂述之功亦不唐捐矣此固晨夕馨香所祝禱者民國十三年甲子孟夏彭澤許止淨述

序三

此序專說大士之深恩重德兼示淨土爲一切凡聖同修之道。

娑婆世界苦事最多。娑婆衆生耳根最利。維我

觀音大士慈悲心切。故與此世界因緣最深。以其隨類逐形。尋聲救苦。故令衆生聞

名見形。戀慕讚歎。由此因緣。令其近種人天之福。遠證菩提之果。昔於楞嚴會上。顯示本所修因。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反聞聞性。證真圓通。所證本妙覺心。上合十方諸佛究竟所證。下合十方衆生。卽心本具。故與諸佛同一慈力。與諸衆生同一悲仰。從茲現十界身。以三十二應。十四無畏。四不思議。無作妙力。度脫衆生。令其悉皆親證。卽心本具妙覺真心而已。佛敕文殊。選擇契機法門。以利現未。文殊因茲揀去二十四聖。獨推觀音。盲摸之徒。不詳所以。遂謂觀音登科。勢至下第。由此一言。令諸無識。藐視念佛法門。不肯修持。不知耳根圓通。乃逗當時阿難。畜聞成過。與後世利根。專參向上之機。念佛圓通。則普逗十方三世一切衆生之機。所以證齊諸佛者。尙須回向往生。將墮阿鼻者。十念遂登末品。觀音勢至。同爲彌陀上首。同於十方世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但以所示修法。微有不同。以一則注重在念他佛。而非自何由顯他。一則注重在念自佛。而非他何由了自。念他佛。似屬事相。而理由事顯。念自佛。似屬理性。而事由理成。了此。則自他不二。理事一如。同歸薩婆若海。共趣菩提覺道。有何

同異之可論哉。又大士於大悲經。令誦呪者。至心稱念我之名字。亦應專念我本師阿彌陀如來。然後誦呪。又於佛前。自說誓言。誦持大悲神呪。若不生諸佛國者。我誓不成正覺。是正勢至所謂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者也。須知大士應化。始終皆以念佛而爲宗本。普門一品。佛令一切凡聖念觀世音者。究與念佛有何殊異。浙東普陀山。爲大士應化道場。卽當年爲善財說法處也。印光法師。卓錫是山三十餘年。以普陀舊志。皆於大士本迹感應。未曾發揮。誠所謂舍本逐末。買櫝還珠。甚可痛惜。擬將大藏大士本迹。及此方感應。撰爲頌詞。并一一注其義意。又輯諸經大士本迹諸事。以爲證據。庶可令一切有情。同知大士歷劫深恩。而悉皆常念恭敬。各滿所願矣。以力不暇及。乃託摯友許止淨居士撰之。幸已脫稿。擬欲排印數萬。徧布中外。爰誌所以。用告閱者。民國十三年甲子仲夏。上海黃慶淵序於會稽道署。

序四

此序雖爲流通單行本頌文而作。實於修志撰頌各緣起言之甚詳。

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由時節因緣而爲發起。故古德云。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誠然。

誠然。光以庸劣。百無一能。寄食普陀山法雨寺三十二年。昔閱普陀志。見其所載。皆屬道場廢興。以及種種尋常等事。至於觀音大士往劫本迹事理。以及此方感應。因緣。悉皆闕略。不禁令人長歎。民國六年。王采臣。周孝懷。陳錫周。三居士來山見訪。王周謂普陀爲觀音大士聖道場地。中外景仰。何可久撤講筵。忍令法道寂寞乎。祈師發心講經。我等當爲籌備道糧。光以固陋力辭。錫周則曰。山志久未修。板已模糊。師若肯修。我當刊刻。光曰。此事頗不容易。若照舊例。則文人皆能爲之。若將大士往劫本迹修證。及此方感應事迹。一一略敘大端。令閱者咸知大士恩周沙界。慈濟無疆。從茲發起正信。身心歸依。近獲人天之福。遠證菩提之果者。非徧閱大藏。備考羣籍。不可。若不發揮大士本迹感應諸事理。則成遺主志。資捨本逐末。與尋常山經水志何異。何以顯普陀爲大士應化道場。又何以顯大士爲法界衆生之大慈悲父母。而與娑婆衆生因緣最深也。然光以宿業。致令心無知識。目等盲瞽。尙須懺悔一二年。待其業消智朗。障盡目明時。當不惜身命。勉令成就。如其業重。不能感格。當往江西。